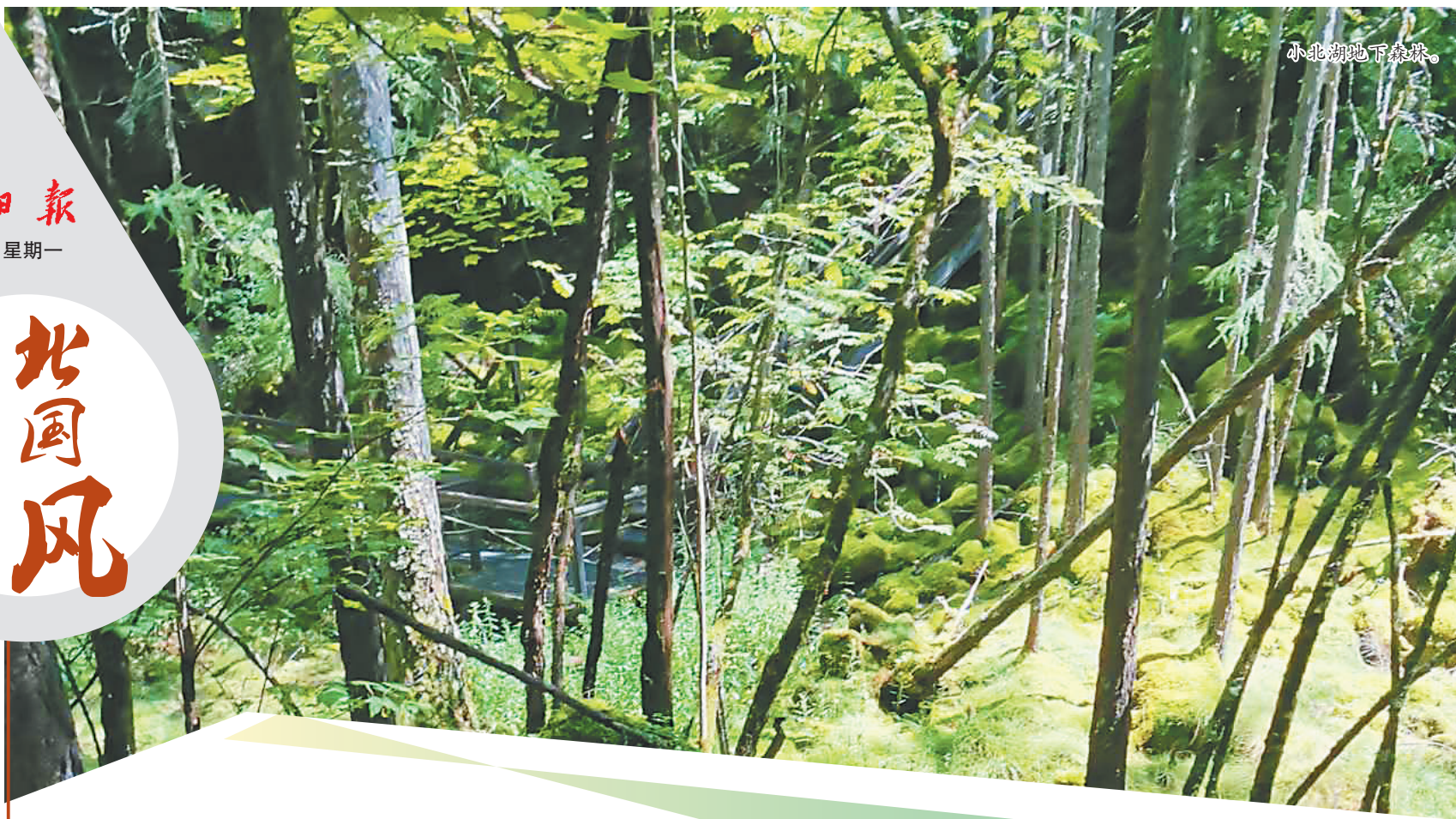


主编:文天心 责编:董云平 执编/版式:毕诗春 美编:倪海连 投稿邮箱: hjrbbsc@163.com



请关注“北国风”APP 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

小北湖地下森林。

山中行记

□文/摄 安石榴

8月中旬,随牡丹江市作家协会和牡丹江市生态环境局联合组织的采风团,走访了海林林业局原始林风景区和小北湖国家自然保护管理局。漫步海林太平沟激流栈道、看千岁红松林,观光小北湖鸳鸯池、苍鹭岛、地下森林等风景地,感受生态环境建设成就,感受如诗如画自然之美。回来数天,仍回味无穷。

遇见根抱石

在海林林业局太平沟原始林风景区我们遇见了根抱石。我们以为的,一棵参天大树,以数米甚至数十米高的身量,昂然屹立森林之中,一定是因为深深扎根大地的缘故。实际上不尽然,林中有种小风景叫根抱石。于是,你在森林中行走的时候,与一棵大树不期而遇,根却裸露在外。你一定会大吃一惊,不禁停下来仔细打量,就会发现,这棵大树有稳定的根基,蓬勃的生命活力。只是这并不容易,将根系发达起来,紧紧抱住山石,然后向着太阳努力生长,让自己与森林中任何一棵树相比都毫不逊色。

然而我觉得这并不是全部真相。看着那复杂缠绕盘结的根系,便会理解它成长的艰辛。但你看不到那艰难的生长过程,你只看到了它的结果——它最终赢了。

我们见到一棵巨大的根抱石,凭自己打造了一个迷人的小生态,它照顾了两棵花儿,一棵沙参,一棵北防风,它们都长在它裸露的长满绿茸茸苔藓的树根上。我们相遇的时候,沙参正摇曳着一串蓝紫色的小铃铛,北防风的伞状白花却纹丝不动,淡定泰然,然后两只黑色蝴蝶翩然而至。

海林太平沟和宁安小北湖都有根抱石,回来之后,我将一棵根抱石的大树,移植在了心里。

千岁松和万年冰

海林太平沟有一片千岁的红松!站在树下往上看,根本看不到树的尽头,这不仅因为它高,还因为它直。这很有意思,是不是?风景应该没有言外之意,可是人有心灵啊,所以才有各不相同的风景吧。

这些千岁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:鳞状树皮匀称饱满,树干颜色均匀鲜亮。看起来它们和几百岁或者更年轻的红松相比,只是更粗壮,它们没有一点儿老态。瞧吧,人家的年龄都回位数了,依然精神矍铄,而我们人类呢,活到100岁,就很不容易了。

又想,一千年,在人间这种时间跨度,会演绎多少悲欢离合的故事啊,又或者,几度沧海桑田轮回回厌烦了吧?一棵棵挺立千年的松树到底经历了什么?

这么一来,思绪有点漫漶,人间和森林中是不是有不同的时间秩序呢?这让我想起神话故事来,中外都有。凡人在山中与神仙相遇,只是看了一会儿游戏,或者旁观了一盘棋,下得山来,便找不到家、见不到亲人了。不是迷路了,而是山中一日,人间百年已过,故乡立马变成异乡。

古冰洞在小北湖的地下森林。一个浅浅的火山石洞下结着远古的冰,无论冬夏,万年不融。咫尺之外是当下葱茏的绿木青草。寒暑并存,枯荣同在,大自然仿佛在此刻提供了一个悖论,但我们并未因此遭遇思想的挫折,我们只被神奇吸引。旁边还有一个雾洞,突然间释放一洞瑰丽的雾气,但肉眼并不见其形态,却把一道弧形光环留在手机镜头中。雾层后面是深邃的洞穴,此时更加深邃,无从把握,这又是神奇的一幕。难道不是因为追慕神奇而来人间一遭吗?于是想象力再次上线,这回是个科幻级别的了,关于平行时间,关于未知,切口从这个迷人的洞穴开始……

大森林的卫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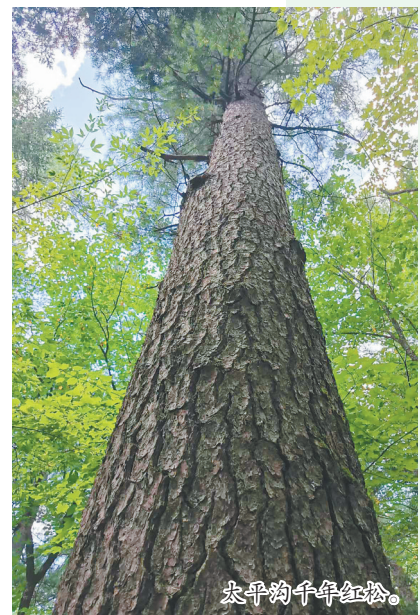
小北湖国家自然保护管理局的两位男士接待了我们,他们是副局长张宇,资源保护科科长孙继旭。一见面,就知道两个人是好搭档,他们一起守护山林的一草一木以及所有生命。他们是大森林的卫士。

张宇讲了一件小事。日常巡护管理有一项工作是给野生动物监测红外相机换电池。有一年寒冬腊月,他和孙继旭两人需要步行四公里换电池,从早上八点出发到下午四点回归,他们足足用去了八个小时。数字说明了一切,这个路程,平常的天气平常的地形下,平常人可能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走完。张宇和孙继旭并没有描绘道路和天气的险阻,没提大雪封山是个什么状况。我猜,在他们看来,这都是日常,有什么可说的呢?张宇说:“后来我把大衣脱了,抓在手上拖在身后。”这种极度疲惫的描绘,不一定谁都懂,不一定能获得共情。我自己出身林区,我父亲也是林业工程师,他给我们讲过很多有趣的经历,但从未讲过困难。还是那句话,那是他们的日常啊。

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,我父亲带着向导和调查小组搞森林调查的时候,一路上都是老虎的嘶吼陪伴。这样一番沉闷,现实和历史交织,我看见了传承,它十分珍贵。虽然当下这一代森林守护者与我父亲那一代时空上未有丝毫交集,但相同的理想与职责,让他们穿越了时空,彰显出森林卫士的行动力和精神的一脉传承。

孙继旭研究生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。他有非常好的语言表达能力,小北湖的山山水水、动物植物等在他口中全部可爱,生动活泼。无论凶悍的棕熊、老虎,还是鸳鸯、蚂蚁,他讲起它们在小北湖活动的种种细节,都如数家珍。

经过一片小森林,参天的大树下密布苔藓和一个个小小的火山石小洞,那是极容易忽略的古冰小洞,我并非第一次来,这一片绿茸茸的苔藓地也不是第一次见,但我并未关注到隐约可见的小洞。这位脸上带着自豪感的林业工程师,告诉我们那是鼠兔窝。受了他们的感染,看着童话似的森林现场和一个个可爱的鼠兔小房子,我想,这是一个对森林有大爱的人啊,他,或者他们才是大森林真正的歌者呢。



太平沟千岁红松。

乌苏里船歌唱响的地方

□李玉兰



乌苏里江流域湿地景观。

“阿朗赫赫尼那~乌苏里江长又长,蓝蓝的江水起波浪……”悠远的乌苏里江从这里起航,乌苏里船歌在这里唱响,歌声里蕴藏着北国的阔达与江南的婉约。大粮田、大湿地、大森林、大界江、大冰雪,以神来之笔,在中俄边境线上写着虎林自然与历史辉映,传统与现代共鸣的和谐画卷。

仁者乐山,智者乐水。走进乌苏里船歌唱响的地方,领略生态气质之美,解读“山有百藏而不语,水润万物而无声”的境界。穿越浩渺的时空,绿色的乌苏里江宛如一条巨龙蜿蜒而来,以龙的灵性润泽着这片土地。苍茫的完达山一路向东,挺起龙兴之地的脊梁,怀抱七色宝藏。东

北虎出没在山冈上,用霸气的目光放牧着慵懒的黑熊、机警的狼群。神顶峰架起一座“天梯”,捧出了北疆夏季第一缕霞光。夏日登临峰顶,看日出东方,观云海变换,听松涛轰鸣,恍如人间仙境。

天鹅、丹顶鹤、东方白鹳、白尾海雕等珍稀鸟类乘着季风,远涉千里,在这里安家筑巢。在蓝天下飞翔,在水草间散步,呼朋唤伴,唤醒了乌苏里江。大马哈、“五花五罗十八子”等数十种名贵鱼类忙着为乌苏里江“加工”独有的物种“名片”。沿江而行,一碧万顷的珍宝岛湿地似一道道绿色生态风景线,弹奏着生命向上而生的力量。江水奔流,岸边草木欣欣向荣。磅礴的气势,透射着撼人心神的魅力。在罕有的天然氧吧中

深呼吸,感天地之醇和,叹遗世而独立。

以山为弦,以水为韵。走进乌苏里船歌唱响的地方,看四季轮转之美,畅享传统习俗之乐。宁静的乌苏里江在岁月里流淌,孕育着虎林四季风光。江河在春风中解冻,泛起生动的笑容。徜徉在江畔,看壮观的开江仪式。乌苏里江渔猎文化节拉开盛大的帷幕,看头船回港,渔把头为头鱼系上红绸竞拍,鸣锣成交。品江鱼、赏歌舞……在厚重的仪式感中探寻虎林渔猎文化源流。盛夏时节,月牙湖万亩野生寒地荷花傲然绽放,波光莲影,荷香浮动,浸润着城市的风骨,为北国之美添写了抹抹江南风韵。一年一度寒地荷花节,赏花赋诗、游宝岛、钓江鱼、结荷缘。

秋日来临,季节的画笔浓墨重彩,挥洒摇曳多姿的斑斓。大豆摇铃,稻菽飘香。采摘节、开镰节,带着乡土气息的节日亮相黑土地大舞台,呈现着“忙有所得,种有所获”的喜庆祥和。冬天是这里永远不可或缺的冰雪童话。踏雪寻春,逐梦冰雪,凿冰冬捕,动静相宜。国际冰钓大赛高手云集,在鸟岛湖一竞高下,看花落谁家。而鑫人合旅游滑雪山庄是草根的“赛场”,任你一展雄姿,驰骋在冰天雪地。

千山万水,不忘来路。走进乌苏里船歌唱响的地方,听经流不息的乌苏里江讲述六千年传奇,接纳一场心灵沐浴。肃慎人在这点燃渔猎生活的篝火。赫哲人世代居住,唱响乌苏里船歌。东方第一庙关帝庙座落江畔,三百年缭绕的香火,仿佛“老把头”讲着采参人的故事。闯关东的脚步一路向东,冲破了清王朝的封禁,点燃虎林农耕文明的薪火。

穿越岁月的烽烟,翻阅红色史诗。走进侵华日军虎头地下要塞,听历史敲响警钟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碑矗立江畔,吟诵着气壮山河的英雄诗篇。走进深山密林,寻访抗联根据地,收藏抗联精神的火种。走进硝烟散尽的珍宝岛,怀想“百年首捷,一岛独

胜”的珍宝岛战役。星星之火在这里燎原。王震将军点燃了第一把垦荒的圣火,开启了现代农业文明之旅。面向辽阔的原野,回望挑战荒原的激情岁月,读郭小川《刻在大荒土地上的》长诗,追寻火之魂。

走进乌苏里船歌唱响的地方,在这世外桃源中,品绿色盛宴,享文旅之乐。乌苏里江开江鱼是舌尖上无法抵挡的诱惑,品原汁原味的江水炖江鱼,是一场味蕾到精神的盛宴。走进“八五六”“稻海观澜”,远眺,万亩良田尽收眼底;俯身,寓意深刻的稻田艺术画映入眼帘,冲撞心扉。坐上小火车,绕行万亩蟹稻示范基地,看一水两用,稻蟹共生。八五八千岛林“岛屿”密织。乘画舫游船湿地,观水鸟、闻荷香、听传说,恍如误入江南水乡。极目远眺,壮观的湿地一览无余。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”太平村萤火虫星空露营是休闲生活的打卡地。炎热的夏夜,听蛙鼓蝉鸣,看星星点灯,远离尘嚣,野趣横生。如果想感受收获的快乐,若琳采摘园的富硒葡萄,复兴村的无公害草莓,耕农村、桦树村果园都推出了鲜美的果实。

山灵水秀,成就了虎林绿色自然的乡村美食和特色优品。吉米虎、鱼皮画、木制工艺品,打包不虚此行的记忆。森林猪、溜达鸡、稻田蟹、黑蜂蜜、食用菌、山野菜、蟹稻米……绿色基因,生态美食。乌苏里江烤鱼、传统柴火铁锅炖、赫哲族风味杀生鱼……家乡味道,田园野趣。饮一杯完达山美酒,醉进最深最浓的乡愁。

一条绿色的大江,在岁月里深情守望,留下了时光的踪影,写着线装的远方。虎林,乌苏里船歌唱响的地方,是生活的诗与远方,是与山水对饮、与心灵对话的精神故乡。走近抑或回望,悠远的船歌都会在心底久久回响。“阿朗赫赫尼那~乌苏里江长又长,蓝蓝的江水起波浪……”

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片